



卧牛集初編

九十

和
786
5止



門へ 16
卷



卧牛山人集初編卷之九

明治
月
日
年
未

飛驒 赤田元義伯官 著

男 光暢永和輯校

贊

神農像贊

維厲山氏牛首蛇身其王天下也功化若神耒耨之
利以教斯民始製醫藥以濟生民聖德廣大天下萬
世孰如其仁孰如其仁

海老圖贊

被甲之老長鬚之仙爾在東海更幾桑田

壽星圖贊 摘經語

投以木桃眉壽萬年綏以介福受祿于天白鳥雀雀
鹿鹿濯濯匪直也人孰如其仁

雲中老子贊

稱雲中老子者漢河上公耶公迺老聃耶

不臣於漢道德之宗耶網羅不及駕雲者龍耶

吸酢三聖圖贊

一甕之醋味之者三其味維何曰酸苦甘甘之與苦
必有所以醋之為酸也其謂迺而易知耳孔子云吾
母隱乎爾

陸處士画像贊

竟陵育爾不能毀形天子署爾不能為伶讀書談讌
扁舟獨行古調朗誦山水縱情嗚呼潔其行與其塵
陶以為神千載茶博士惟爾一人

普門元定居士像贊 并序

居士諱勝乘水野氏其先土佐人也後徙飛驒事金
森侯數世受祿邑乃父勝政從侯移封郡上而後生
居士故居士美濃人也居士為人謹身淳質達練武
事後以數言事不中侯意有逐于國朝服出竟未幾
侯事敗頗悟禪理終于飛州余友柚原生嘗從之遊

命工寫真使余述其事焉贊曰
進退有節赳赳武夫在彼空谷賁然白駒

野中氏母清受玉置氏像贊

薄宦之婦無非無儀德協內助行無過差織紵紡績
勤勞無私處身節儉澣濯其衣生育三子恩成明慈
無災無疾康福壽豈從子宦所東西奔馳千里之塗
赴之如歸八十有四就彼山基安我桑梓何憂何悲
令德令終貽範萱闈

睢陽五老會圖贊

優游鄉梓樂斯一觴在官貴達在家壽康墳笮相和

瓊玖成章高風千載鬱彼睢陽

銘

硯銘為文畏

一勺之水瀦而為淵夫靜而壽仁者體焉

插花瓠銘

柔亦不茹剛亦不吐爾容之大瓠落何害

插花二口筒銘

負且乘兮虚心淡淡雖重險乎不陷乎坎天之福謙
所以持危百爾君子念茲在茲

卧鯨石銘

古川中村氏庭有石名卧鯨焉其家罹災者
再石不虧損余應其請為之銘云

鯨鯢之在海噴潮起波維石之卧名之如何背口噓
水身能禦災非星之隕爾其何所來哉

笙銘

匏與竹以為聲律以和風其鳴

一位木銘

爵山一品木得嘉名秦五大夫何足以榮

化石銘并序

舟津森文蔚頃寄書與圖以屬手余曰高岡棚田菊

史家蓄一奇石青黑色滑潤長不盈尺然體重而堅
若銅鐵自其一方破裂之端見之其中隱然見竹之
根鞭節鬚縱橫交錯之狀色若黃土扣之石也今如
所圖子請題以一辭余廼展而覽之真奇物也文蔚
工画故善摸其狀已古人謂古木竹石為三清可謂
此石一而具二清矣又云竹瘦而壽石文而醜殆謂
此歟余雖未親目睹其石如文蔚之圖足以想像矣
即奇羨之至聊題數字于圖上其銘曰
化成天然維醜而壽含章之貞君子有取

紅白一雙勾玉銘應天倪山惠順師需

有勾斯玉如日如霜天神以祀煥乎其光

淺水琴銘

崇山峨峨流水洋洋歌以憂之琴調和暢張叶音名以

淺水維我樂章結材所生豈異其疆橋雖亡矣記而

弗忘

杖銘 虎杖草也

九節非竹虎杖非虎為吾扶老能進步武

駿骨銘 并序

蓋聞漢道亨而天驥呈才魏德懋而澤馬效質逸群
妙足自前代而間出信乎方金森氏之盛也有山櫻

出山櫻蓋天馬也長五尺有奇赭黑色面長二尺三

寸慶長五年人或獲之四嶽之巔捕而羈之以獻於

公公悅服御順志馳驟合度乃命兩士為馬官命曰

山櫻公騎之數朝於東武畜之芝邱有年東武玉帛

朝宗四方輻湊邨第之盛人家駢闐數有火災此馬

預知之先鳴公乃命卒徒為行備須臾樓上鐘鳴敵

扑告有火公速馳赴其所救火常為諸候先一時公

臨百間湟火熾無所迴避公騎鞭之一躍越湟而逃

士之從者二人執左右鐙圍一人擁尾本以從皆免

此其奔逸絕塵一時無雙後使還國老死于向街厩

公命三人者曰汝等免死馬之力也可盡心飼養焉
又使廝養之卒五人養以終未三年而斃乃留馬頭
以表異也如其骸埋在小系坂為一大冢見存方今
國除為縣廐變為民家圍人子孫亦不存唯此馬骨
守地不移至今尚有鎮火之靈故土俗神而祠焉謂
之天馬宜矣銘云

駿馬之骨古人市之維此髑髏神而祠之生死有靈
能蠲火災天乎天乎扞真龍媒

碑碣

故處士滄洲翁墓

處士諱義見高山人姓津楚氏別號滄洲少喜詩文
旁及和歌詠諧為人清廉善與人交儒釋醫卜書画
滑稽之士凡有一藝處士必善待之是以交友周徧
于四方而名聲最彰著常勸人以學高山之子弟嚮
學者處士勸諭之力也性愛山水又有米家癖常好
游歷足跡殆遍海內晚年頗參禪理風流醞藉好事
最甚所著有金華三愛集飛州燕石錄橋梁圖纂俳
歌廻文詠等稿皆藏于家寬政二年秋七月廿三日
病終于家春秋七十有三法謚曰勇見了義其子廷
賢受嗣業釀酒既葬之後立石於東山雲龍寺中鄉

人赤田義為之銘

行本於學維此處士其心休休好人有技德必有隣
令名胡泯

桃蹊元先生墓碑

先生諱惟一高山人姓元氏其先為垣見氏勝國時
有垣見豐後君仕豐臣氏食祿數千石大坂已敗臣
屬故侯金森氏受采邑於是徙為飛驒人豐後君裔
孫曰閑齋退隱市井間始為外科醫其後子孫有故
為前原氏閑齋四世孫曰友的亦業外科醫友的有
二男一女先生其長子也自更姓元氏其所居里曰

西川巷宅邊有白桃樹因自號桃蹊先生少而樸訥
慎密寡言人莫能知其器也從高貞菴受業為學精
敏日夜不怠數年才識大進貞菴異焉比及其壯嗜
酒喜調謔博與人交自慕東方朔華陀之為人天真
率畧不修儀檢以世之毀譽得喪不介於懷任達頽
縱傲然自適故人以為狂顛而先生志操益厚為方
精良治兼內外凡所診察病者多有奇驗若有貧賤
孤寡乞治者務施救療不望之報若有富豪之徒不
中其意者禮請不赴其介立如此自故縣令上倉
君時命出入於府歲時參謁準官醫例凡府之

官屬諸吏疾病者必請治先生。郡將龍澤君最與先生善，每設燕會，先生莫不與焉。至手寫先生肖像以賜之，可謂殊遇矣。是以先生之聲譽滋盛，而家亦益富，故世之議先生者始之異其所為，中之驚駭，終而翕然以定。及其歿之日，舉世愛惜，先生居常喜詩及誹歌，旁好書畫，余與之友二十年矣。先生余丈人行，然每一絕句成，必問之於余，其不耻下問亦如此。寬政三年辛亥三月二十一日，以病終，享年七十有三。葬于真龍山先塋之所，其所著投劑方數卷，藏于家，配脇田氏，生二男一女，長某甲，夭，仲子為宏嗣，亦

業醫，季女適人，妾舉一女，亦適人，為宏與其門人謀立墓石，請余銘焉。余為舊交之故，不敢辭焉。畧叙其行事，可槩見者，庶乎足以傳先生邪。銘曰：術本於仁，行在立身，幽室一闕，不亡者神。

後藤子碑

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信乎是言也。苟非忠肝義氣出於天性者，孰能至於此。天正中，吾飛驒有後藤重元，蓋其人歟。意千古一人耳。重元通稱帶刀，故飛驒姊小路公家之老臣也。事濟繼濟，俊賴綱宣，政四世，忠誠不渝，終始如一，真志

士仁人之心哉。迨至同僚牛丸重親自白米城入而執政專威權茂公室重元密知其懷異志將不利公子。迺與同志十許人合謀戮力常救護公子。其先世母氏與佐竹氏有舊緣遺命曰事如緩急必以此為符驗當往而永依焉。乃傳遺公子以寶袋寶刀。重元獨知在公子許。乃勸公子使之往而依焉。又恐重親悟而追之。故與同志十許人佯宣言獵于遠野。臂鷹放犬行數里。重親果而悟之。念曰重元老賊如以事公子之心事我。必得厚賞。弱喪之公子豈能久乎。我必殺之。無噍類矣。大發兵追之。追及於角川城谷下。

重元留與之戰。斬追兵十數人。重元亦被創自屠死。客主死者二十餘人。瘞為一大冢。名曰戰人冢。重元別有冢。公子乘間與從者十餘人脫奔常州。遂依佐竹氏。得受祿世家。自後國大亂。重親益驕侈。國民惡之。未久而滅。然後重元之精忠益著。云重元行年六十有二。實天正五年八月廿五日也。嗚呼如重元。孔子所謂志士仁人者歟。非歟。飛驒諸雜記及玄海。千光寺記等皆記其事。無年月。不亦遺憾乎。近訪求羽州向氏。記載得其實。故今立石。記年月。以諭後世。庶乎重元之忠烈義勇與天壤共不朽也。銘曰。

臣牛集 卷之九 靜修館藏
執義據節殺身成仁嗚呼忠臣君子之人

傘松城碑

傘松相傳昔時源太義平潛居之地云昔平治之亂左馬頭源義朝戰敗長子義平自京師來奔始匿白河雨子谷後徙高原吉田豪族左兵衛尉某甲娶以二女乃築室其山上傘松之下而居焉俗曰傘松城而今其基趾已泯然唯有一株松其枝葉繁鬱亭亭若張傘然伐之繼生至今世世無絕可謂奇矣二女八重菊八重牡丹也又義平好獵數至于吉野村每過愛知某甲家某甲亦同姓之士族也有一女名今

朝義平通焉迨至義朝遇弑義平寡援孤弱不勝憤念欲潛入京師乘間復讐平氏臨去愛知氏有娠義平曰生子如男速告我及生女子故無以告義平遂去匿石山寺邊事覺為平氏所誅殺蓋享年二十二歲也二女聞之哀慕思愁之欲道北國往弔死所途至籠渡誤溺水死其妹見之不勝其悲遂自投身赴水死尸共流亡至薄浪而出時人哀之謠曰吉田八重菊八重牡丹名空留于薄浪之灘至今土人稱之不已愛知氏之裔連綿尚存云今採摘船津人稻田貞卿之所狀與存土人口碑者紀之以為傘松城碑

銘曰
奇哉傘松生彼山阜英武之子死而不朽松之勁節
氣凌雪霜變彼二女貞潔聯芳至死無慝譬諸沈湘
千秋刊石志之弗忘

祭文

祭君山先生文

維天明三年癸卯四月十八日張藩故書室監松平
君山先生卒五月四日訃音方至友人飛驒田元義
與其所嘗知名友人木俊恭清惟瑾等為位而哭謹
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先生之靈

嗚呼先生人中之英文足經世國之典刑才識卓絕
博物成名其術其業明習于經旁及軒岐種樹是精
維此先生其先維何爰辱宗枝出自三河世祿于張
清德不苛先生之立彬彬其質權用及時監藩書室
後死所仰令聞不失耄期益勤德行足述天不憖遺
余自無律嗚呼哀哉韓使之來道彼海濱列國敬事
擯選其人先生秉役三接大賓載筆談古維席上珍
孫子濟美門比荀陳譽飛異域聲振四隣先生之行
孰不慕欣跂予望之山河千里雖室是遠其人孔邇
昔我南遊蓬島之泚捧袂龍門得一御李爰奉歡心

謂予不鄙神交有年長托夢寐董惟一廢斯人逝矣
嗚呼哀哉先生在今天年是終待夫化盡乘雲騎龍
升為景星昭彼蒼穹名豈徒朽詩卷是傳豈乏祭祀
胤子多賢先生曷恨有後有先維我在遠永訣終天
追悔不及泣涕漣漣茲與諸友一慟孔哀視天夢夢
誰寫我懷神而有知不遠其來敢修薄祭仰予梁壤
嗚呼哀哉尚饗

門人 野口玄珪士錫 閱

卧牛山人集初編卷之九

卧牛山人集初編卷之十

飛驒 赤田元義伯宜 著

男 光暢永和輯校

雜著

紀野首邑長祈年事

野首邑長某甲與田士良有舊一夕士良來謁余示
以僧巨海祈年偈且語余曰野首長造雲龍寺厚幣
請游僧巨海為其所治七邑祈年穀豐熟巨海懇禱
乎佛陀祝以一偈某甲乃請符札數十將持之歸與
七邑之民而戶貼之矣余問曰舉七邑之民請之乎

曰否幣金惡乎出曰我出之士良曰七邑之豐阜子非獨有之也而七邑之民不請子獨出金以祈何也某甲曰諾余有說矣余無異能而余每居人首者長七邑也而比年不登民多罷困余豈忍恣然見之哉余是以不敢愛幣士良大感其言所以來語余也余歎曰野首長其有長人之心乎古之長民者孰不仁以爲己任哉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凡爲人上者苟有爲父母之心則雖亡道豈至暴民哉輒近世廉耻之風省而衰亂之俗興若邑長蓋希見之矣是以貨賂大行上下相欺政之不經職是之由而今之君

子居大官食大邑而無惠下之心則豈謂不若邑長乎夫邑長賤官也野首邊邑也然某甲尚能惠所治凶荒忠也而今之君子好利莫厭而無忠誠之心則豈不慙於某甲哉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信乎其言之也余雖未知某甲而深感其志記之徧諭世之君子

黑百合

佐佐成正越中人也兇勇猛烈一時無雙攻略數郡城百塚方是時織田氏鼎盛成正與飛驒三木自綱等共往服從焉皆貴顯一時成正有愛妾曰早百合

近侍有竹澤熊四郎美丈夫也。會因事誤遺落燧袋於姬房下。成正怒以爲姦焉。躬自拔刀追刺殺熊四郎。入房握早百合髮。走之神通川上。繫桺樹懸而斬之。一族十八人共被誅夷。聞者震慄。是時織田氏已衰。而羽柴氏興焉。成正東西受敵。冬月涉雪。與從者十許人。間道踰立山。投宿民家。喫麥飯。飲濁醪。遂走信州及勢州。通意諸侯。竊連黨。結援而還。益遣間諜。往覘上國。上國流言羽柴氏及春大舉兵。經栗柯伐越中。成正聞之。悅。迺悉精兵守於栗柯。迨春秀吉果引兵至。見羸弱於栗柯。別分精兵赴能州。間道繞出。

富山。成正事出不意。狼狽失措。躬自出禦。之神通川上。忽陰風震地。白日見大厲。成正恐墮馬。卒引兵反走。羽柴兵進圍城。攻之急。成正軍潰宵逃。後數年薙染乞降。秀吉召見說之。遂諂事藤井夫人。受封肥後熊本。是時羽柴氏後宮茶事盛行。成正私遣人取立山黑百合花。以獻夫人。宮中秘無知者。夫人迺悅。乃請淀君設茶宴焉。以誇其異也。屬善茶女綾。回事泄之。以告淀君。淀君知而賞之。宴終。夫人意憾。淀君謂綾曰。淀君雖聰慧。不有告之者。則無知之理矣。綾泣且請曰。妾雖因事之。淀君所而君夫人所秘。妾不敢。

泄也。此其所獻之人，或泄之也。夫人信綾言，卒踈成
正。淀君亦知其欲辱己者，意嫉成正。是時肥後人作
亂，叛成正。成正舉兵攻之，事聞大坂。夫人及淀君交
惡，成正言於公曰：「成正就國未久，兇暴虐民，妄動干
文，非牧民之道也。」公怒，乃遣使召成正至。尼崎使石
田三成責讓，賜死。國除，夫人請分其地，封加藤清政
居熊本。淀君亦請分肥後之地，封小西行長。宇土羽
柴氏之政，於是乎亂矣。女謁方行，嬖倖用事。後宮幸
姬，擅寵者凡五人，其一藤井夫人，曰北政所。其次京
極氏，其次蒲生氏，其次前田氏，皆無子胤。其次淺井

氏曰淀君，生秀賴。淀君班在下等，少艾美色，寵傾後
宮。其為人巧慧多智，妬忌害人。他姬妾莫能及者，以
故僥倖事之者，自宗室諸侯以下，至左右侍御，各立
黨成門，專與夫人相抗衡。譬猶春秋之時，齊楚交爭，
盟矣。公薨而後，淀君助幼主，威福自己，稱曰大夫人，
垂簾聽政，專委任小人。羽柴氏之亡，實本於是矣。夫
以公之瞻略雄武，而不能制御閭內，以至敗亡者，不
亦傷乎。甚矣尤物之惑人也。是以詩美關雎，書戒惟
婦言，是用後世人主，宜鑒戒焉。成正暴虐，以滅其身，
亦宜矣。

陰德叟傳

陰德叟不知奚許人也嘗與貪夫隣居貪夫儉嗇狗財故人號曰貪夫叟之爲人清廉寡欲不慕勢利家無擔石之儲晏如也叟妻慈媪亦能安貧一日慈媪行川上得狗子歸而畜之數年狗行畫地鑿焉獲金貪夫聞之借叟狗數日日撻之求獲金多鑿莫能獲焉貪夫怒卒殺之叟求還狗貪夫曰狗死矣瘞之西山松樹之下叟與慈媪泣痛如喪子乃伐墓木爲磨米曰則曰善生金貪夫又羨之就叟借曰貪夫得以磨米唯糠粃鑿然貪夫不悅毀以爲薪叟往問之

收得灰燼數斗東土諸侯西朝周從者數千人旌旆車乘甚盛所過小國郊勞大國賓禮道路蒲伏莫敢仰視叟據樹上縱觀焉導騎責曰吾君朝京師所過大國賓禮小國郊勞女何人據樹上窺我君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叟對曰臣野人也臣有散灰成花之術聞大國之君至於斯也將以獻焉願供左右笑觀焉公曰可叟乃散曰灰霏霏紛紛繞空如舞金色銀色飛着樹上炫燿熒熒然公大悅厚賜之去貪夫聞之亦復欲叟之所爲乃擔囊灰據樹上以待諸侯至諸侯至導騎責之貪夫對如叟言乃使之散灰則昧公

目公大怒答之左右救之僅得脫歸其妻乘屋望貧夫歸下迎遽墮屋傷自是之後貧夫家常多禍不久家滅陰德叟多子孫世不衰云

樵翁傳

活活山下有樵翁夫妻居室翁爲人節儉正直惠而好施嫗亦同其志者居常清貧老而無子翁日入山伐薪鬻于市朝而往暮而歸生產自苦翁適山中常愛白菟子親之猶子白菟子其先明視佐禹治東方土其後子孫數百年秦有毛穎中山人事詳于韓昌黎所述傳白菟子仙人白菟公之子蓋穎諸庶孽孫

也勇而好氣以善走名宋文與可學畫竹從之得走筆法云白菟子亦得方術好清潔者也與翁舊相親善翁同里有惡狸叟亦得隱形術吹氣善化常逃隱人家糞壤墻壁間察人禍福侮笑衆人故人賤而惡之一日翁適山叟覘其亡往而入翁家恣侮弄婆遂殺啖之取骸骨棄厨下以所食餘肉爲羹汁自化爲嫗待翁歸欺之曰今日翁不在惡狸來侮余幾殺余余幸弗死執狸殺之割肉爲狸汁請進一杯翁一餐曰皴臭屠肉強韌難齒決狸恐事發覺翁害已忽現本形詒笑之曰殺嫗爲肉羹者誰歟啖之者翁歟即

収嫗骸骨看汝厨房俎下飛騰破牕而逸翁不勝忿恨思所以報之是時白菟子訪翁立于戶闕之入而謁翁慰喻之曰公休矣我能爲公報嫗仇乃還山川菅蒯日乾燥之誘狸叟負之將往而賣于市叟不知其有謀也負之先往白菟子從行中途鑽火燃之乾蒯火發焦爛狸背狸不能急脫飽焚脊肉叫苦苦人莫來救者大叫唬曰天邪吾無辜何使余背受炮烙之刑也火未滅狸往求火傷之藥就熊公乞治熊公荆山人與楚同姓冬春穴居不與人交膽一味能療衆病方書所不載時見竒効蓋神醫也狸聞之往公

亦白菟子之與謀也搗碎生蓼一盆敷狸脊苦痛益甚公曰少徐徐忍痛書云如藥不瞑眩疾不愈女脊肉猶有生氣所以痛也數日必愈狸氣絕不能起偶有狼子來救啣之而去途不勝痛苦過豬生許而息焉生屠猪鹿肉賣酒視狸叟痛傷問曰老子何故痛苦如此狸叟告以白菟子被火攻之由生曰同類相惡不祥我說而和之子能降心相從也狸悅生乃謁白菟子謝狸罪具酒肉饗之請白菟子為客熊公狼子皆侍酒三行老狸鼓腹而熙白菟子賦詩云有兎斯首烝而涉波又歌曰月浮海上若兎走波狸不

說曰、菟亦山獸、汝如走波、我豈不游水哉、乃欲造舟、泛海競渡、白菟子伐月中、桂造明月之舫、老狸傲糞土之墻、欲造土航、請泥匠日復土塗墁、狸語泥匠曰、余先世化爲茶釜、誑惑豐王侍茶四人、喪食秩相傳、爾時先人受大火傷、而後吾家世世有斯患、余今又罹此災、陰罰難乎免矣、命也夫、泥匠曰、然英布當黥而王爲臯陶之後也、子之罹火傷、名家之子孫、亦有以也、夫舟成將沉、江以競工、五月五日期定、白菟子、蘭漿桂櫂、乘明月之舫、臨江中流、見土航之壞、扣舷大叫曰、老狸念之哉、吾父事樵翁數年矣、汝所知也、

汝適活活山下、殺嫗食之、爲翁也、妻者是爲菟也、母也、我與汝不共戴天之仇讐也、故我欲殺女以報讐、猪生爲女、謝罪、同盟之言、亦不可不聽、故吾與女交如故、而女惡心未悛、欲與我泛舟相爭、女之拙謀、豈足道哉、今女將蹈屈子之迹、葬于江魚之腹中、是天戮也、女常侮笑人人、今將笑女、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念之哉、乃見其游水而逸、率狼子數十人、往執炙狸、罽丸皮、展之丈餘、裹狸爲一團塊、車載致之、樵翁許、比至、兩足已見、老狸謝罪、請剝染、爲僧、樵翁許之、此狸化現僧形之緣也、翁乃解縛、戒之曰、女爲

僧懺悔謝過若建一寺我亦有所覲附云

題言

題俳歌花霽首

世有勝情而無濟勝之具者有矣猶足為也徒有濟勝之具而無勝情者碌碌無足道者也凡情具之兩備古人以為難矣是編也古川琴和生之所自撰也生少喜俳歌常以吟咏自娛往年齋糧遠遊乎與羽之域遇有山川都邑佳勝之地必咏之以俳句集成一冊命曰花霽蓋紀時也烏乎如生不徒有勝情而有濟勝之具者非邪古人之所難於是乎有焉此乃

所以斯編之成歟

題濃驛紀行首

荃葦尊者法臘已高耆德益劭今茲丁巳恭羨法主教行化乎濃驛之間四衆渴仰二州風靡可謂濺法雨於枯渴擎惠燈於冥暗矣而尊者留心菽死之篤也吟哦不廢有紀行之作編成請余一言以弁篇端余受而誦其詩清新婉暢格韻高雅異乎尋常緇流之撰矣孰謂僧道無詩乎若夫唱導智辯之才釋門重之山川跋涉之命詩人勞之尊者之才德一舉兩有之矣何竢余之言哉紀行之作尊者之緒餘耳

臣牛集初稿 卷之四
然推其緒餘可以想見其人風流淵雅之所至矣則緒餘又奚可廢也乃謂之人中芬茶利華亦宜矣顧余山國之頑民固陋寡聞其言之與不言無益損乎尊者之才德則默以已乎雖然尊者之命不可以固辭焉則請叙此言以應之然推其緒餘以論尊者亦所未盡也

題邀月齋記後

萩原戶谷氏扁于樓上曰邀月齋萩原距州治南率一日程余所未造見焉蓋齋一松木之所構成而其勝槩宜仰觀月出而不見西没云事詳龍田生記

而其扁題洛西壽寧象公應需所手書也戶谷氏遠攜其記與扁題之字來示余且請余之一言以書其記之後焉戶谷氏之來也以九月十三日余迺詰戶谷氏曰凡有其名者必有其實吾子有邀月之名而無邀月之實可乎胡為飄然遠來以今日也夫九月十三夜賞月之期亞于中秋自寬平中有詔以來本邦之人更數百載之久而四方之攸同也詩不云乎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其吾子之謂歟吾子盍樂哉且今年秋多陰雨中秋之夕亦淒淒如晦賞月之遊欽然會今日雨霽天朗四無纖

目今集初編 卷之十一
翳則月光娟娟乎子之屋上而不欺子之不在必矣
吾子方此良夜必當在家恣其賞遊可也而吾子傲
然弗顧遠遊宿舂糧之地而邀月之期若忘何耶此
乃吾子之名與實相乖而無情之甚竊為足下弗取
也戶谷氏忿然作色曰否否吾豈名實相乖者哉吾
子何弗思之甚也吾遠來索子之一言以命焉者邀
月之賞未嘗忘也吾雖遊州府也荻原之月不我
遐棄必來娟娟乎吾屋上此月之報我厚也且天一
而已吾常遊數千里之外而未嘗與月相離也則豈
惟州府百里之地而已哉無適不有無視不存者

其邀月之謂乎吾取以名焉其孰能禦之子何弗思
之甚也余歎其言之誕且有致也竟不能屈余遂叙
此言以書其記之後意象公之扁龍田之記其可稱
述焉者已備矣則余又將奚言此特應其請姑妄言
之爾子妄聽之可也戶谷氏名贊忠別號蘭路

書讀

與東臯先生

濶然不復聞左右者久矣元義之無狀謂何前日修
一書附以拙稿一冊自江州轉致不知已達左右否
恭惟先生門下精力疆健起居清適幸甚蓋東都之

舍藩邸之役，不以其老而辭焉。黽勉從事，是乃門下勤王之義。忠信自行，不以自勞去。小人偷安之比，遠矣。竊生抃躍，方切景仰。元義山中之狂僻，懶與性長，孤陋如故。先生幸不之遐棄，以為可教。叨從問奇之列，貸思寔深。銘在心肝，而不能忘。飛驒之地，歲儉禁釀酒，然上下相持不足，為憂信濃上毛之間，民多流徙，盜賊為暴。蓋淺間之災，壞延及東西數十里，野無青草，被之災也。飛驒今秋苦雨，寒涼蚤至，亦多損五稼。至冬少雪，亦異常年。不知東土之氣候，為奚若。石墨筆及樺皮紙，皆滄洲之製也。以貢左右，請代一粲。書息遽，不能一二。總乞昭亮。

復洞水師

羨矚續火柴一部，尺牘一篇，其文辭竒古，鉤棘不可得而讀焉。曹溪之門，別有宓生傳授古文歟。不佞何容吻其間，人各有心，所見亦異。是以不佞不得不言。請舉其概。禪師文所謂錯金碎玉者也。推之字句之間，的皪乎射人，以通篇論之，則恐未無小疵也。雖然，見性家言，非不佞所得而與焉。但尺牘自有尺牘語，以故一二所指摘，謹具管見。伏惟禪師夙樹文旆於

方外德望老益劭孰謂非其所哉不佞為同好故不
憚忌諱敢布腹心亦唯賴禪師大慈幸免罪咎

答相常師

雪山之僮惠致師書僕受讀之宛乎美顏色矣欣慰
曷罄聞師日抱化疏徘徊鄉邑間想貴山堂構之美
非不巨且麗也葺修之功不可闕已故師求祇陀園
中布地厚數寸者欲以刺鏤其楠朱丹其楹乎蓋師
成道之日未遇須達多邪何其勞也見示佳稿一再
卒業一二管見別具奉返亦未詳其得失唯師所取
舍兼論淨業之餘屢結詩社不知師得人焉耳乎哉

詩一首和以奉寄佳稿併往領之

復荒園先生

前日雙鴻自天下繫以瓊玖之賜三復敬誦朗然明
月光彩射人僕之形穢無所逃避不勝喜愧交集矣
立山諸佳什意匠妙詰使人頓有凌雲想所謂咫尺
萬里者李思訓之畫何足道哉吾聞孔子登東山而
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先生盖有之矣意者名山鐘
靈之氣所助詩亦當有神境耳僕之賡韻固里人之
效顰已漆桶掃帚安見全象敢錄三首以往幸笑正
之聞近有微恙烟霞之疾尚未差邪哉書不盡言

答荒園先生

昨接辱書挑燈三復書辭懇到情義至厚至其過稱鄙詩則非義之所敢當也不勝慚赧伏審先生足瘡未差頗不利于行何其疾之類陶彭澤哉不知籃輦或遊乎疾之不深豪氣何害是為可慰賜和三首再因原韻可謂賈餘勇於文場矣來諭云勿復次韻來煩余是何謂乎是何謂乎先生詞才雄贍益出益奇譬諸韓淮陰用兵矣雖項楚之彊悍哉恐慮後而退何況義乎義可撲滅也亦何餘燼之有先生幸勿為念兼諭向在立山而得佳句然憚其語之誇大不敢

採用先生謹厚之德於是乎見矣然以義觀之詩言志故詩貴情與境合情與境合矣何傷乎誇大是先生之所知也故登泰山而小天下何待仲尼立山而得佳句幾是神助伏惟足成為是老杜有云語不驚人死不休是詩人之意千古一般先生其留意焉仲秋念及之作厚荷光寵謾汚清韻敢酬云乎哉秋氣漸涼千萬自珍

報石士幹

貴書以本月三日至是為客冬之報今春義脩簡恭賀新禧似不徹左右未知中間留在何人手伏惟足

下用力藝文以吏事鞅掌未嘗廢之可稱篤好矣五石之咏冥搜暗合光暉煥發不意以此碌碌物而拜足下夜光之貺深荷恩貸感謝何罄羨矚翠山樓集首末儼然可謂盛舉矣義拜接之際朗吟一過鏘然金石坐人聳聽乃爲一二同好口之弗置亦各欽服足下才思之妙與其業之夙成耳夫飛驒密邇貴邦一彼一此疆場相接其山川風土亦相若也獨至人物則自古以來不及貴邦何也蓋地靈產人亦各有種邪聞足下久留滯張州而掌邸職夫張宗室大藩四隣之所共仰焉無乃使足下聞見加廣聲譽益彰乎

乎足下勉旃暑氣方橫千萬自玉

與箕山先生

元義不佞建就叢老請益爾時既已審先生足下隱君子於湖中之狀私心懷欽仰久矣然未嘗通刺以請謁者以山川途阻而莫由致之也近會邑人小辰生生出示桃源齋記及高作數篇元義三復竊生抃躍弗忍釋手蓋叢老一時之人大異乎當世諸家之撰矣是其所見與所聞合增生欽慕轉切景仰元義駑下之材僻在山谷間一無師友幸辱知叢老凡十年所叨厠問竒之末列而厚荷恩貸然未逮相見也

一旦溘然，梁木壞矣。元義至今，深抱痛恨。夫先生之於叢老，蓋魯衛之政也。何容嫌乎其間哉！幸憫恤其孤陋，以賜不棄。叢老雖歿，猶生之年也。不勝仰願之至。拙稿錄上，斧削是祈。小辰生，其先江人，其同族有從先生游者云，請因生以轉致。按劍之叱，幸免書不盡意。總乞昭察。

復了超師

前月所發華牘，以本月十日達，拜跪三復。茲審貴山萬福，猥床安穩之狀，恭喜曷已。前日質訪高宮川瀨二氏存亡之由，坐下畧述其一二，以見錄示。伏按元

龜中姊川之役，江之諸將銳甚，擊破濃兵十二隊。真周郎赤髯破曹魏之兵者也。猿面郎狼狽，兵未及整而拒戰，可謂事急矣。然猿面郎每多奇計，故江兵頗生危懼。朝倉援兵又失利，而罷江之兵勢。於是乎弗振。迨天正中，淺井氏滅而織田氏勢益盛大。是時江之諸將有戰功者，磯野高宮大宇山崎等，或降或死。六角氏日稍侵削。當時吾家信陽君特立無黨，援然弗忍屈節。降信長，棄城而退，隱乎田間，有古烈將之風矣。九月念六日，是其正忌辰也。僕佛厨建木主，請寺僧焚香讀經，僕賦一絕句，別錄呈上。所謂中原三

霸王言信長秀吉及

神祖也。昔晉陽之役，望氣者云：城下有三天子氣，如使識者望之，則元龜姊川之役，亦當有三霸者之氣耳。蓋風雲飛揚之秋也。藉令江將一旦戰獲利，卒其不可全勝者宜矣。然信陽君方戰國騷擾之際，獨執節弗撓，可謂勇且有義矣。雖古之張翼、雲關將軍，莫是過也。僕藉坐下之誼厚，得以聞其一二，何幸其加之矣。拙和別呈，拙稿附上，幸賜一粲。暢也。拙書畫伏乞各各轉致米家，二令郎有詩，次韻酬答米翁國風。僕未嘗學也。一絕和謝諸乞致之，不腆土宜，敢表寸忱，勿卻幸甚。臨楮神馳，肅此裁復。

與清公績

尊公先生書以本月十二日至自關邑，某不佞跪誦三復，茲審足下妙齡代尊公應郡上侯請，跋涉千里來教授于濃北矣。是足下出則奉命於君，入則代勞於親，可謂忠孝兩全矣。不佞於足下未嘗相知，然先生有命，有親乎相見者，况濃州為我西隣，敢修尺一，以候起居。外詩一律，詩箋若干，併致其勿以暗投擲却幸甚。

答大江稚圭

外牛集初編卷之十

貴書達自上田生長跪三復大慰飢渴伏惟足下才
識照映一時儼然西京一儒範佳集上木之舉何但
代門人揮洒之勞而已哉孤陋如義越在千里外與
聞上國文獻之盛者常於是則豈可欠此盛舉哉不
佞私竊壯慕之拙調一律敢賀足下二郎君無恙幸
一致聲歲暮沍寒勉之自愛

門人 津塾廷賢子容 閱

卧牛山人集初編卷之十終

禮

家君幼時就雪峰師受論孟及五
經句讀當時鄉無師友又乏書籍
偶有抽于盤者為家君授魯論十
篇及唐明人待從借覽二家所藏
子史涉獵已遍迨後物子太宰德
夫之書專慕其學又喜服子遷侍
然以不逮焉鄉又有楚涪洲者好

卧牛山人集初編卷之十終

事士也。居常憫家君獨學無師友。故每聞四方有馳名之士。輒必為之紹介。以達其志。是以家君所相識者。尾有石山園南二翁。江有蕺園草廬二老。滄洲皆為之先容也。浣沙嘗學詩於攝僧憲榮。富春吏之徒也。滄洲自恨其業之不來。亦慙憑家君以趨學。又江北海撰

待史云。自掘川創唱古學之日。惟飛驒佐渡隱岐之士。無不至者。今時亦然。其不嚮學可知也。滄洲常以爲憾焉。迨家君少壯。謁見北海翁。加稱歎也。滄洲以爲若已有之。於是欲采家君所作詩文。梓於於世。以壽其傳也。其子廷賢又奉父之遺命。弗敢失墜。父子情義。懇篤

也。家君自序中詳悉焉。家君少壯時。人或勸之游學。曾祖父以砥犢之愛。不許遠遊。且禁夜行。不過二更。差踰其限。則使家奴搜索所在。同時少年相戒曰。子之家老人。不識人情。待丈夫如待婦女。何禁夜行之嚴也。是以同時少年。之游頗少。其不可游。方官學也。亦可知。

已。居恒謂余及子侄輩曰。王父之愛我。嚴戒如此。衆之所知也。是以余少壯。無失行者。王父戒勵之力也。汝輩念之哉。家君無他嗜好。專潛志於典籍。老而不倦。興之所觸。必發吟咏。故手錄待文稿。不啻數十本。余與二三社友。繕寫校訂。其中之二。以授剞劂。噫。家君存

日不率上梓之業。後後三更求福。追慕益切。不覺迄數行云。謹記其事實。以附卷尾。

文政八年歲在乙酉秋七月

不肖男 光暢謹誌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静修館藏版

卧牛先生集二編
三編 嗣出

文政十年丁未仲冬新鑄

京寺町松原上
菱屋治兵衛
江戸日本橋新右衛門町
前川六左衛門
尾州名吉屋本町九丁目
製本所 本屋久兵衛

